

# 「肉花花」&「違·離～集體藝術行動」

## 藝術關注社會的兩種肉身實踐

文／李韻儀（女妖藝廊策展人）

我們的身體就是一座生態系，我們的島嶼就是一座生態系……人類越理解我們所居住的地球是一個複雜的運作體系，就越證明此刻是一個沒有旁觀者的時代。

——《溼地 石化 島嶼想像》編者序／吳明益

2011年7月2日，午後都蘭山脈堆積著厚重的鉛灰色雲朵，遮住了炙熱燃燒的東海岸艷陽。都蘭山上的「女妖藝廊」，正為了即將開幕的「肉花花／黃志偉個展在都蘭」而忙著祭告山神祖靈，懇請老天此刻不要下雨，讓我們順利將開幕儀式與隨後的演唱會完成。而都蘭南方不到10公里的杉原海灘上，在排灣族吟遊樂人達卡鬧的鼓聲中，由東海岸諸位藝術工作者組成，身著綠色衣衫的「違離藝勇隊」，也正一字排開匍伏在沙灘浪花上，等待杉原荊桐部落姑娘淑玲以阿美族母語祭告海神祖靈後，便隨著海浪般的鼓音節奏，爬行上岸…以整個身體俯伏在大地海洋中掙扎前行，進行一場象徵綠蠟龜上岸繁衍新生命的集體行為儀式，同時藉由藝術家們在沙灘上進駐近一個月所做的集體、個人裝置創作，清楚表達拒絕政府與財團聯手違法割據東海岸土地與海洋的訴求……

在女妖藝廊的「肉花花」開幕現場，許多到場祝賀的藝術界觀眾，甚至包括展出藝術家黃志偉自己，都剛從杉原海岸參與了由東海岸藝文工作者共同發起的「百人肉身圍籬」行動藝術，然後趕到女妖藝廊繼續黃志偉展覽開幕的活動。兩個近乎同時發生的藝術現場，存在著微妙而緊密的連結性，那不只是擁有相同觀眾與參與者這樣顯而易見的表面連結，更是在東海岸藝術事件簿上，藝術家關注社會與環境議題的兩種肉身姿態之同時呈現與交會。

### 肉之華—黃志偉的肉花花

黃志偉出身自屏東東港，一個原本淳樸且歷史悠久的海濱漁業古鎮，當他十年前從比利時國立剛勃高等視覺藝術學院學成歸國，赫然發現家鄉因為捕撈販售黑鮪魚肉而暴紅，地方政府在十一年前就開始舉辦「黑鮪魚季」文化慶典來行銷地方產業與觀光。黑鮪魚從乏人問津，近海就可以捕撈的尋常魚種，迅速在國內外市場與媒體炒作下翻身變成高經濟魚類，作為高級日本料理中最最高級的生魚片。諷刺的是，黑鮪魚價格年年創新高，在更多漁民加入捕撈行列的同時，漁獲量卻年年溜滑梯般急速下降，生態學家也早就呼籲限制捕撈，然而黑鮪魚依然已被

列為瀕臨滅絕危險最高的大型魚種。

黃志偉對於發生在家鄉的劇烈改變感到不可思議，幾年內吹起的黑鮪魚熱潮可以在商業炒作與媒體效應之下，一夕取代之幾百年的古老文化祭儀「東港燒王船」成為東港的文化象徵，而人類極其膚淺無謂的口腹之欲，或者隱藏在食慾表象之下的社會政經權力飢渴，竟然可以導致一個曾經遍佈大洋的生物迅速瀕臨滅絕！於是黃志偉開始畫黑鮪魚肉，他以眼睛仔細品嘗那令中外饕客為之瘋狂癡迷的鮪魚肉上的油花，以畫筆徹底解剖再重構肉塊的視覺構成元素，一幅一幅瑰麗欲滴的肉塊肖像密密織就了一場華麗的生之慾望饗宴～有趣的是，縱使黃志偉以極其細膩出神入化的寫實功力，將飽滿脂盈的肉塊放大幾十倍，反覆探索剖析血花、肉花、肉膜與油花之底蘊，這些肉看起來卻更加神秘而抽象，彷彿本身就是一個無窮盡的小宇宙，或者一個正綻放生之飽滿慾望的胚胎，感官的極致華麗，讓人想一頭栽進那肉花花的神秘國度，一探肉身深處靈魂存在的究竟！看黃志偉的肉花花世界，超越了口腹的慾望，卻挑起更難以滿足的靈魂探索之飢渴！



▲「違·離～裝置藝術」與美麗的東海岸（圖片提供：王郁雯）



- 1 | 3  
2 |
- 1 伊命搭建的搭籬岸 (圖片提供：王郁雯)
  - 2 圍牆類的秘密 (圖片提供：曹育源)
  - 3 以芒草為劍驅邪除穢 (圖片提供：黃福魁)



1 | 2

這場始於藝術家對當代社會現象之省思叛逆的肉塊探索旅程，最終昇昇了，或者應該說還原了被人類社會醜陋的消費體系給殘殺玷汙的黑魴魚肉，使其從高檔餐廳桌上一塊昂貴至極烘托食者身分地位的死肉，還原為活生生的、蘊藏並揭示著靈魂能量的精神有機構造——

「這場與肉相遇所開啓的旅程至今已有九年之久，黃志偉也許還沒有找到答案，然而不論過程如何，是興奮、是失落、是寧靜、是迷惑、孤寂，對於這些提供其探索生命的途徑與線索的肉塊，在走向敗壞糜散的前一刻最後都在黃志偉畫筆下靈光昇華、綻放如花，彷彿如櫻花在凋落飄散前以最絢麗燦爛的生命，向人示現另一份面對死亡的可能性。這不只是黃志偉對這些肉花的一份敬仰與感謝，同時也是黃志偉面對生命所自我期許的態度——一點浪漫滿足、一些天真回歸、以及最後，生命最後之時的那一份豁然與感謝。」<sup>1</sup>

這是藝術家藉由創作進行個人生命的轉化儀式，將其面對社會荒謬之焦慮，轉化為對生命起源與歸屬的探索之旅，從而也挑戰了並洗滌了觀者的對於肉此等極度物質性之物體的認知與想像。

### 百人肉身圍籬～天堂裡的肉身實踐

而一向深受西岸都會藝術家稱羨，號稱生活在天堂裡的東海岸藝術家們，正在東海岸杉原海灘上進行著、蔓延著的「違·籬～集體藝術行動」，以一種野地生長、猛然綻放並讓種子隨著太平洋海風四處飄散的強韌之姿，回應著同樣節節壓迫著人與自然環境生存的資本主義社會法則。由饒愛琴、逗小花、王郁雯、哈拿·葛琉、安聖惠、魯碧·司瓦那、見維巴里、伊命等幾位東岸視覺藝術家發起，結合原住民音樂人巴奈庫穗、那布、達卡鬧…等，自6月10日便進駐台東杉原海灘，就地搭帳棚、埋鍋造飯開始長達一個月的集體藝術行動，以就地生活創作種種身體的在場實踐，積極表達對矗立在杉原海岸上龐大而醜惡的「美麗灣飯店」之抗議。

「美麗灣渡假村計畫」是由台東縣政府在2003年與「美麗華集團」簽定的國有土地BOT計畫，選定杉原海灘作為開發基地，以極為低廉的租金將這個台東最美的沙灘租給財團五十年。第一期工程就直接在海灘上蓋地上五層、地下一層的大型飯店，而如此大型官商合作開發計畫，卻從一開始就由縣府協助切割土地，規避環境評

估。直到建築量體已然聳立海灘上，引起在地住民與環保團體注意，上告法院並兩度判決美麗灣違法開發應立即停工後，縣府卻趁著上訴期間發出建照與使用執照，執意護航到底。因此該飯店不但沒有遵照判決停工，反而在海邊築起長長的鐵皮圍籬，圍籬內正大興土木挖出天然海砂灌水泥，在天然海灘上建造六座巨型人工游泳池。而這如此粗暴乖張的官商合作，割據原住民傳統生存領域、為少數人經濟利益破壞自然生態的BOT開發案，絕對不是東海岸最後一個，相反的，它是從台東到花蓮之間整個東海岸二三十個開發案的第一張骨牌！其他財團與開發案正摩拳擦掌等著，全面侵吞分割台東龐大的觀光環境資源，失去了杉原海灘，就等於宣告整個東海岸都將淪陷於政府獨厚財團，卻總是犧牲農漁民、原住民等弱勢人民的土地政策中！傷害的不僅是在地住民的生存權益，以攫取最大經濟利益為前提的暴力開發，更對地球環境生態造成無可彌補的損害。

因此發生在台東杉原海灘的美麗灣事件，不僅只是發生在這個島嶼邊陲的大型違建案而已，深刻影響的絕對不只是世代居住在杉原海岸的小小刺桐部落而已，而

是整個台灣社會面對如何與承載著人類文明發展的大自然永續共存，要採取什麼樣姿態的關鍵決定。正如逗小花所言：「一次的默許等於讓出了自身的全部權利！」長年生活在這塊土地上，享受大地與海洋無盡滋養的東海岸藝術家們，在一個月的「違·籬～集體行動藝術」海岸進駐期間，除了藝術家每天在美麗灣工程圍籬外的沙灘上，就地取材以漂流木作藝術圍籬裝置，同時透過臉書、網路、電子與平面媒體種種媒介，串聯全台灣關心環境正義、弱勢族群生存權與藝文的人，持續發起各項行動表演藝術、音樂會等活動，讓這件事能夠持續並且更為廣泛地被公民關注與檢視。

### 肉身圍籬、搭籬岸的精神蔓延

當饒愛琴、王郁雯、哈拿·葛琉、逗小花…等藝術家們合力分工，以就地撿拾的漂流木圍主結構，將「反美麗灣聯盟」、「反核廢」…等過去留下的抗議布條撕成飄帶，在美麗灣工程圍籬外築起大自然與人文的天然圍籬之同時，藝術家伊命也在圍籬旁以漂流木、竹子和棕櫚葉，搭建起一個半圓形如卵的「搭籬岸」，搭籬



岸是阿美語中「供工作時休息的工寮」，在原住民各族生活文化中，這種提供勞動過程中休憩的暫時性工寮，或者獵寮是非常重要的而有意義的空間，不僅是補充力量延續勞動，甚至也有孕育族群生命的延續功能與寓意。就像長期以來對抗美麗灣怪獸的刺桐部落姑娘淑玲在反美麗灣活動中再三陳述：「我的祖先告訴我，沒有人可以擁有這片海洋、這塊土地，大自然那麼神祕偉大，是它擁有我們而沒有人可以說他擁有自然！我們世代生活在這裡，但我們沒有所有權的觀念，我們不知道換了一個政府，就要去做土地登記！我們就生活在這裡好幾千百年，怎麼會忽然來了陌生人告訴我的族人，這是他的海，他的土地，而我們是長期非法佔用？」伊命以在視覺上、結構上都如此貼近杉原海岸海天一色、都蘭山脈陵線起伏的搭簾岸裝置創作，對應了一旁因人類自大與私慾硬生生拔地而起的美麗灣超級水泥大違建，而伊命的搭簾岸在無所遮蔽的艷陽沙灘上，確實具備了讓集體行動藝術成員們休憩、生活、創作、討論與醞釀下一個創意行動之基地的實用功能，並且創作材質就來自海灘，即便使用完畢也不會在沙灘上留下永久無法消除的破壞性垃圾！從媒材到存在方式都如同有機永續的自然生態系，當結構在大自然的侵蝕下分解，存在過程中種種實踐累積延展的精神能量，卻在使用者與觀者心靈中蔓延擴散了！

魯碧·司瓦那在杉原海灘以海砂創作的現場裝置

〈蔓延〉，如貝殼內部螺旋圖形的沙雕，並於順著螺旋鋪上漂流木屑與煤油。在7月2日「百人肉身圍籬」與7月10日「千人牽手吼海洋」活動中，由布農族表演藝術家那布領唱的人籠，在一步一聲「河嘴決」的答唱中圍住美麗灣飯店鐵皮工程圍籬，再繞向海邊沿著浪花與沙灘相擁交會的路徑，順著〈蔓延〉的螺旋走進作品的中心點，此時創作者魯碧將火信引燃，由外圈向裡圈蔓延的火光與煙，與不停吟唱著、踩踏著的人籠，交融並向核心凝聚，再隨著煙與歌聲向天空中輻射。這樣結合了百人千人身體行動與視覺藝術家裝置而共同完成的集體創作，深深震撼了參與者與觀者，正如魯碧自述：「我想表達是，土地與海洋就是我們的家，希望我們守護家的心，就如同天上的星星和海洋的波浪一樣，無限蔓延！」因此，黃志偉也讚嘆：「這真的是這塊土地上才能生長出來的創作！」

而短小花則重拾過去的劇場經驗，以她前兩年在海邊發展行為與影像創作〈海歸一號、二號〉為藍本，編導7月2日的〈綠蠮龜行動劇〉以及7月10日配合安聖惠創作的竹砲裝置〈砲轟大違建〉，由其他藝術家及民眾一起演出，在行動劇創作過程中，各個領域藝術工作者的整合與集體發想更為緊密而顯著，不管是前文所述7月2日扮演綠蠮龜的演員們手腳並用俯伏爬行在沙灘上，或者7月10日綠蠮龜旗手在鼓音的應和中揮舞著寫滿標語的旗幟，充滿力量地踩踏著海砂，並一起點燃竹砲裝置作



1	2	3
	4	
		5

- 1 東海岸藝術家們組成的綠蠮龜隊伍（圖片提供：黃福魁）
- 2 安聖惠的竹砲裝置創作（圖片提供：黃福魁）
- 3 震碧思瓦那作品蔓延與千人牽手（圖片提供：黃福魁）
- 4 見維巴里行動藝術（圖片提供：黃福魁）
- 5 黃志偉〈母體系列〉（圖片提供：謝嘉釗）



品，讓象徵大自然與人們的怒火熊熊燃起，對著冰冷巨大的水泥違建不斷發出轟隆怒吼……一再地在藝術家的肉身實踐中，將人的身體密密嵌入大自然的擁抱中，海水溫柔冰涼的沖刷，陽光火熱的炙吻，海砂綿密卻又黏人的包覆……而從整個月的海灘進駐到所有儀式性的行動，以及「千人牽手吼海洋」之後的「不要告別·夏日音樂晚會」都由共同參與的視覺藝術家、音樂人在實踐過程中相互激盪、討論並完成。

### 肉身的在場，就是力量

現場觀眾說：「當我真正站在沙灘上，才深刻體會到什麼叫怵目驚心！」而這也正是「遠離集體行動藝術」想要傳遞的覺知與能量，我們的身體、聲音就是最有力量且真實的存在，當我們透過肉身到場過程中的種種感知，回到自然母親的懷抱，這份遊子歸鄉的真實感動將使我們更清楚意識到，我們從來就是整個生態系的一部分，我們的身體本身就是一個生態系。

於是，同樣始於對社會與生態議題的積極回應，黃志偉對黑鮪魚肉的色澤紋理不斷地形式探索，最終卻轉向自我內在靈魂的透視切片，這樣寓抽象於寫實之中的呈現手法，將自己內在的生命追尋縫合於多年來對於肉這一主題的描繪；而東海岸藝術家們則將自己投擲於議題現場，以源自原住民部落生活共享與分工精神的集體行動，將身體力行的藝術實踐縫合於其所生存的環境



中，同時引領觀者參與作品之完成，於是沉浮在人類文明世界的空虛自我得以找到回歸自然母體的路徑！黃志偉的細緻優美而精粹，東海岸藝術家們樸拙直接卻充滿感染力，出於同樣關懷與自省的兩種截然不同肉身實踐之美，以各自的姿態相遇在這海洋與天空交會之處！

註釋：

- 1 《一場交會 生死燦爛 如肉花花》，楊士毅，崑山科技大學視覺傳達設計系兼任講師。

